

门瑞瑜著

雪国绿



门瑞瑜著
雪国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绿 / 门瑞瑜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02-001934-X

I. 雪… II. 门… III. 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2436号

责任编辑: 刘会军 丛培香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0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125插页2

199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定价7.00元

作者简介

门瑞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7年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1949年7月入伍，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散文集《漠河白夜》、《瑞瑜散文选》、《游冰城》、《北国情思》、《话说太阳岛》，散文诗集《展痕点点》，及专著《秦牧研究》、《秦牧研究札记》等。

序

荒 煤

时间过得真快，尽管年老多忘，回忆今年七月黑龙江之游所得到的印象还历历在目，却已经来到了冬天。我又有幸作了一次文字上的雪国旅游，读罢了门瑞瑜的散文集《雪国绿》。

所谓有幸，是指我年届八十，今年才第一次参观访问了黑龙江。其次，每年的冠心病更无法让我到冰天雪地里去漫游。我只能从电影、电视上领略北国漫天遍地的雪景，哈尔滨的冰灯节等等风光。

我也想起来，过去多少年来，东北的边界在我的工作中只是长春。因为我搞电影，长春有一个电影制片厂，我每年都要跑一两次，但总是来去匆匆，我已经记不清跑过多少次长春了，却总也没有跑出过长春这个成为我东北的极线的城市。

长春这个好听的城名对于电影事业来讲，也并不意味着“常年如春”。它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也真冷却了不少优秀电影艺术家的心，因为长春厂遭遇的坎坷太多了。

我还想起来，我的老战友舒群有一次听到我说没有到过黑龙江和哈尔滨，他简直是怒气冲冲地批评我：“你没到过黑龙江和哈尔滨，你就不了解东北！”

现在我能说我真正了解东北吗？更加惭愧的是，我三十年代刚刚跨进文坛时就倾心相识的东北的几位作家如舒群、罗烽、

萧军、萧红都饱经坎坷先我而去了。我们的确有真诚的友谊，但我又能够说，我真正了解他们吗？

直到这一次我到了黑龙江，我到了哈尔滨，我亲眼看到了松花江，回忆起抗战以后我到处流浪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支歌的心情，（那时候，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时候，其实就是以松花江象征祖国那广阔温暖的怀抱的。）我顿时感到心涛激荡，简直无法以文字来描绘。特别是在参观萧红故居的时候，我看到萧军、舒群、罗烽的一些题字，我真想面对着萧红的塑像大喊一声：“你们真正是我们祖国的优秀的英雄儿女！”

难道不正是他们首先把东北沦丧之后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奴隶们的命运揭露出来的吗？难道不正是他们又用真诚的笔歌颂了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么？可是除了萧红没有见到新中国的诞生，萧军、舒群、罗烽他们对新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发出更多的欢唱？！

当我徘徊在松花江畔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天真地眺望着松花江，不禁感到有些遗憾：一方面很高兴，终于看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天天歌唱的松花江，一方面又觉得松花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地奔腾；站在江中心游泳的人显示出，江水还没有淹及胸脯哩。我想到在牡丹江时我一方面眺望着八女投江的塑像，不禁感叹这群塑像各自不同的面貌的生动，又深深钦佩她们每一个的神情都显示出对祖国一片深沉而热忱的爱，一面观看着东北夏季百花齐放鲜艳的花坛，也不禁缅怀舒群他们，感叹这批东北作家竟未能创作出表现东北儿女在新旧中国不同年代里作出贡献，且有鲜明历史对比的优秀作品，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但愿人们不要轻视、忘却这历史的悲剧。

因此，尽管我已经一再宣布，我年老精力有限，不再为人写序了（看很多作品概括为实事求是的短短的评论的确很吃力），可是，在旅途中听到门瑞瑜讲，他有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希望我写序时，我却又答应下来。

我既希望了解一个我根本不熟悉的如舒群所讲的“东北”，我也想了解一下，比我辈老人年轻的一代，他们是怎么来描绘新的东北的。

而门瑞瑜以美丽清新，诗意昂然的散文也真地把“雪国”的风光生动地展示给人们了。

如前所讲，我此生因病已无法领略“雪国”的风光。“雪国”二字也的确突出了黑龙江独有的特色。读了《雪国绿》，凭我这八旬老人的想象力，我倒也真有进入“雪国”的境界的感受。

例如《林区小镇》、《冬泉》、《冰雪风情》、《哈尔滨之冬》真叫我看到一片冰天雪地奇异的景色，也真有点不寒而栗！我根本无法想象零下 53.5℃ 的“极寒”是什么样子。可是，作者却给我描绘了一幅淡淡的冰雪画：

“一座座木屋披着白雪，宽阔的街道上铺满白雪。

“人们呼出一道道呵气，清晰得像一股股白烟，飘荡在胸前，像一只只纷飞的白蝴蝶伴随着你。”

这的确写出了“冷得可爱”，冷得美丽。

更叫人觉得“冷得可爱”的是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周汝锵教授。他是广东人，却来到漠河这个“北极村”——中国最冷的村庄已经三十年了。他担任漠河气象站站长。每隔三个小时，就要向北京气象中心拍一次气象电报，同时还得向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交换气象情报。他意识到，西伯利亚冷空气、寒流是首先袭击漠河而进入中国的，这里的气象测报一定要准确与及时地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工作关系到国家的荣誉。

天再冷也冻不死一颗关注祖国荣誉的心！因而，周教授在漠河经历三十年漫长的风雪历程，和黑龙江当地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习惯了吃高粱米、苞米大楂子了，还要坦然地告诉作者：

“我不是漠河人，可要做漠河鬼。”

我们再看看《林场风雪》，想想那位没有被孩子们盼到归来的林老师，也想想《冬泉》中那位董全老师——两位都是女老师，在冰天雪地教学的艰辛……

我们也听到边防战士的一句话：

“别看漠河这地方小，又冷，可是世界地图上都必须标志着它，它是我们中国的北门……”

这些散文，既如实地刻画了大自然给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的困难，严峻的考验，也显示了大自然所特有的美丽的风光，更宝贵的是歌颂了我们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在不论多么寒冷的世界里，他们都拥有热爱祖国、改天换地的善良、美好、真诚的愿望和信心，有一颗永远冻不死的燃烧着的心！

当然，作者也不仅是写了雪国的风光，他也歌颂了“那不朽的绿”，小兴安岭上如春天，使人最相思的秋天的松籽，特别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一大批在教学园地辛勤耕耘不已的教授们那一头秋霜等等……。总之，本集的一些佳作使人与物、情与景相互交融，令人深感亲切生动地赞扬了我国人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恋。其所以如此动人，关键还在于作者是否首先有一颗永远关注祖国人民命运的、永远燃烧而冻不死的心！

我想，这也可以说，当今散文作家所追求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新的意境：要站在今天历史前进的高度，以炽热的心灵去拥抱、融化、劈开那一切古老的，僵化、封闭的冰天雪地，去创造新天地，打开新世纪的大门。

我们老一辈东北作家所没有开拓的世界，在东北大地上耕

耘的中青年作家,完全有责任把这个历史重担挑起来,要出现新世纪的东北作家群!

读罢《雪国绿》,不能不引起我一些杂乱的感想。倘若门瑞瑜认为这是我辈老人讲的几句值得考虑的真情话,还可以称之为不像是序的序,那就算是序吧。

1993.11.8

自序

人的职业的选择,与人的命运不无关系。我感到:人的职业的选择,必然又偶然。主观愿望很重要,但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一生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为什么以文学为职业?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文学事业是最痛苦最艰辛的事业。时代造就一个人,机缘成全一个人。主宰你命运之帆的往往不是船,不是乘船的人,而是海洋,是风力,是指令航向的神舵。

我人生之旅的航行是遥远而艰辛的。一位哲人告诫我们:“人们早就把世界称为狂暴的海洋,有幸的人带着指南针而航行。”我在文学和生活的海洋上漂泊、航行。指南针是从航行的风浪里找到的。前进的道路上,永远不会风平浪静。

我是在是非多难的文学圈子里挣扎、抗衡;我在复杂纷纭的人群里奋斗、生存。风雪泥泞,艰辛和困难,没有阻挡我的脚步。挫折和失败、压制和打击,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失意和悲伤、血滴和泪痕,也没有扼杀我的热忱。我知道我向往的成功就像一座山,通向它的道路从来都是陡峭而崎岖的。

我的经历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清白: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和人民共和国的黎明曙色,摘下鲜艳的红领巾,穿起新绿的军装,头戴一顶军帽,帽徽上八一红星闪光,人们称我“小鬼文工团员”。我好比一滴再小不过的水滴汇入洪流,化为水的浩荡的集

体。集体给我以力量,随着人生的集体走去,客观决定着主观,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

藐小是我的人生,然而却充实地生活着,美丽地工作着。兴趣是职业的摇篮:爱读书给我以欢乐,爱写作成为我的癖好,这是我从少年时代在部队文工团时养成的习惯。弱冠之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的青春岁月消磨在生命的奔波和繁忙里。我的历史就是我自己“在编辑部里的故事”。

歌德说:“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社会生活本身是一部书。我读着一部永远读不懂、读不完的有字和无字的大书。世间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师。罗曼·罗兰说:“人生就是苦难。”在茫茫的书海和社会人生这所痛苦的学校里,我永远是一个成绩不及格的、领不到毕业文凭的幼稚的小学生。但是,我努力不懈,渴望进步。我愿意学习,如饥似渴。说不上勤奋,却笔耕不辍,我深感自己的空虚和无知,所以才怀着强烈的愿望,像海绵吸水似的汲取新知,借鉴他人,博采众长,锲而不舍。

我选择了文学。当初我曾喜欢诗歌和歌词,曾发表过一些诗歌,我写的歌词也曾被谱曲演唱过。我作词的一首抒情独唱歌曲,由音乐家陈涛谱曲,歌唱家周琪华女士演唱并由中国唱片厂灌制唱片,六十年代初曾流传歌坛。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偏爱上了散文,“苦恋”着散文。读书、看报、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三部曲,这也是“工作需要”。假如我不爱学习、不爱写作,又怎能从事文学工作?然而我所追求的文学理想的彼岸,却还是那么茫然和遥远。

文学创作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文学创作的世界又是狭小有限的。一个人的想象可以是伟大、包罗万象的。一个人的存

在却是藐小、微不足道的。一个作家的世界很大也很小。一个作家的文字总是有限有限，称不起作家的我，世界就更小更小！我的散文就是更小的“有限”。

我崇拜巴金先生“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他说：“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以文字表达喜怒哀乐。讲自己的话。”不管从事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应该是这样，散文当然更是这样。散文是文学长河中一束最欢腾的浪花，社会生活的回音壁，作家心灵的倾诉。

驰笔散文，是我生命的燃烧！情感底蕴的吟唱，往往伴着血泪和汗水，我追求真情实感！

我以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的“欲语唯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为立言求真的楷模。我的散文创作是我的“真话集”。

《雪国绿》是我的散文选集，是我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一行行浅浅的足印，情感履痕的写照。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经历，感悟，思索，爱憎，欢乐，都记载在这自己幼稚的文字里，任读者去评说吧！

我籍贯是齐鲁，我故乡在龙江，我生活工作在黑龙江。著名作家秦牧说，这个省份“比法国大，比意大利大，差不多等于三个英国”。这就是黑龙江辽阔广大的版图，白山黑水，浩然奇气，这就是富饶美丽的黑龙江独有的形象。

大雪茫茫，茫茫大雪，万里白银，万里冰封。纷飞的雪原林海，有生的追求，有死的抗争，有呐喊，有歌唱，有苦难，有欢欣，也有爱情……我喜欢冬令那壮丽雄伟，气象万千，沸腾着豪迈和辉煌的雪国的生活！雪国的春秋，又是别有一番景象，“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在那神奇的北大荒沃野上，沿着丰饶的垄沟，拖拉机不拐弯跑一天也跑不到头，被开垦的处女地一片广袤无垠。黑龙江的作家就拥有这样得天独厚无穷无尽

的创作资源。我曾在荒凉广漠的农场里生活，我的人生道路就像那无边的垄沟，坎坷而漫长。当年，我就是沿着那长长的垄沟，奋然跋涉。耕耘希望。播种爱情。从北大荒一隅走向远方，踏上文学道路。今后，我依然是迎着北大荒的阳光春雨和风雪泥泞朝明天走去。

我喜欢用莎士比亚的话鞭策自己：

忽恋昨日之梦，
要握今日之宝。

文学，我心目中最公正、最严明的先生。你能理解一个学生为你奉献出的那一片真心实意的爱吗？

我忽然想到《红楼梦》中薛宝钗那句戏言：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书难，难于上青天”的今天使我的拙作得以出版。现遵编者所嘱缀写片言，是以为序。

门瑞瑜

1993年8月6日于哈尔滨南岗复兴街寓所

目 次

序	荒煤 1
自序	1

第 一 辑

冰雪风情	3
到祖国的北极去	9
五色的山水天地	14
松花江旭日	21
乌苏里江抒情	24
北极小站	26
林区小镇	28
此物最相思	31
月夜玛瑙乡	35
林场风雪	39
春到小兴安岭	43
呼玛河上的秋思	48
那不朽的绿	51
冬泉	54
镜泊岩	59
镜泊飞瀑	62
啊, 中国	65
这般美丽的葡萄花	67

冬天,白云乡.....	70
漠河白夜情	72
蜘蛛赋	76
哈尔滨之冬	79

第 二 辑

神树传奇	85
鄂伦春乡风情	90
胭脂沟(外一篇).....	93
吴八老岛,你在我们脚下.....	95
生活的酒太浓,太美.....	98
酒花源记.....	101
山市寻幽.....	106
万宝山的“甜雾”.....	109
黑龙江岸的舞会.....	114
雪,雨的精魂	121
啊,荒友.....	124
我的“海韵斋”.....	129
母亲的歌.....	133
祭文二题.....	136
绝妙的阴沉木.....	140
古榆哀歌.....	144
搁浅在黑龙江上.....	149
春回.....	155
不屈的阿木尔河.....	158
听雨.....	163
雨中进三味书屋.....	167

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	171
瞻仰列宁陵墓·····	176

第 三 辑

静夜思·····	181
大兴安岭的怀念·····	184
在芬芳的土地上	
——记美国友人韩丁在北大荒·····	187
游寿教授·····	199
灯下白头人	
——记哈华·····	204
记艾青·····	210
榕树常青	
——秦牧逝世一周年祭·····	217
秋霜谱·····	222
绝笔·····	228
忙·····	235
鹤北冬雪·····	241
虎爪萍踪·····	247
晨·····	252
高寒禁区的鲜花·····	258
追花·····	262
破土而出的光芒·····	267
吊绿川英子墓·····	272

第一辑